

辨證奇聞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行
劉仲謙題簽



民國二年春月

辨證奇聞

R24-53
2-1

千頃堂書局發行

上古言醫所以為國為民上而君國下及庶民無非一視同仁是以因病用藥藥無不效後世之人以醫為養生之道是以心多私欲即多疵謬此心之與古人不同故耳予雖無大公為懷之心頗有一視同仁之想求髮受醫長而精進者為先君子之卧病年餘也不意中年屢受

特恩擢為太醫之使感

天恩之難盡思同惠於後人辨證奇聞一書家藏久矣予深受其益詳加刑定分為十卷付之剞劂用特公諸同世既可為同人之一助亦可告不敢私藏之隱願云爾

時道光三年歲次癸未

詒授中憲大夫太醫院院使加三級錢松自識

續刻辨證奇聞序

辨證奇聞一書乃太醫院錢鏡湖先生所家藏其原本不知出於何人之手經錢先生剞劂傳世其中辨論微妙並附良方細心閱之在精醫者固足以資識見即未精醫者亦可辨其證而用其方也惟是原板出於江西前遭兵燹板無復存予編處尋購卒不可得爰邀同志捐貲續刻以期廣遠流傳而於醫道不無小補焉

皆光緒五年己卯菊月

鍾志高謹識
周國驥

辨證奇聞目錄

卷一

傷寒門

中寒門

卷二

中風門

痺證門

腹痛門

腰痛門

卷三

咽喉痛門

牙齒痛門

口舌門

血症門

卷四

五鬱門

咳嗽門

虛煩門

不寐門

呆病門

呃逆門

卷五

關格門

中滿門

春溫門

卷六

火熱症門

暑症門

卷七

瘧瘧門

汗症門

癰癰門 即瘡塊也

八仙藥酒方

卷八

五癰門

大瀉門

痢疾門

燥症門

痿証門

消渴門

翻胃門

肢脹門

厥症門

喘門

癲癩門

狂病門

健忘門

怔忡門

驚悸門

偏身骨痛門

白膏藥

目痛門

耳痛門

附耳聾

心痛門

脇痛門

頭痛門

大便閉結門

陰痿門

卷九 婦人科

帶門

妊娠惡阻門

血暈門

卷十 外科

背癰門

無名腫毒門

乳癰門

楊梅瘡門

唇疔門

金瘡門

小兒科

驚疳吐瀉門

胎毒門

小便不通門

痰症門

血枯門

安胎門

胞衣不下門

肺癰門

對口癰門

肚癰門

腰疽門

瘰癧門

九龍神鍼

便蟲門

內傷門

血崩門

小產門

產後諸病門

肝癰門

腦疽門

多骨癰門

擎疽門

痔漏門

物傷門

疽瘡門

疝氣門

調經門

鬼胎門

下乳門

大腸癰門

囊癰門

惡疽門

腳疽門

頑瘡門

癩門

疹證門

奔豚門

受妊門

難產門

小腸癰門

臂癰門

疔瘡門

髮疽門

接骨門

刑杖門

喫泥門

傷寒門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

松著

一冬月傷寒發熱。頭痛汗出口渴。人以為太陽之症也。誰知太陽而已趨於陽明。倘若徒用麻黃湯以治太陽。則頭痛之證不能除。若徒用麻黃湯以治太陽。則汗出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勢必變症多端。而輕症變為重症矣。治之法宜正治陽明而兼治少陽也。何則。蓋邪入陽明。留於太陽者。不過雲霓之餘邪也。治太陽反陽太盛矣。故太陽不必治。宜正治陽明。蓋陽明為多氣多血之府。邪入其中。正足大恣其凶橫。譬如賊人突入通都大邑。其搶掠之勢較窮鄉僻壤者。自是不同。所得之物轉足以供其跳梁之暴虐。故邪入陽明者。挾其腑之氣血為炎氣。烈焰者。往往然也。然則治之法豈可以輕小之劑遽望其解散之乎。故必須用大劑涼藥始可祛除其橫暴也。方用石膏一兩。知母二錢。麥冬二兩。竹葉二百片。茯苓三錢。甘草一錢。人參三錢。柴胡一錢。梔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頭痛除。二劑而身熱退。汗止而口亦不渴矣。此即白虎湯變方。用石膏。知母。以瀉其陽明之火。邪用柴胡。梔子。以斷其少陽之路。徑尤妙在用麥冬。冬至二兩。以清補其肺金之氣。使火邪不能上逼。更妙用茯苓引火下趨於膀胱。從小便而出。而太陽餘邪盡隨之而外泄也。至於人參。甘草。竹葉。不過取其調和臟腑。所謂攻補兼施也。或據前方太重則清肅微石膏五錢知母一錢麥冬一兩甘草人參柴胡梔子各一錢獨活半夏各五分煎服亦可也并載之以備選用

一冬月傷寒發熱。口苦頭痛。飢不欲飲食。腹中時痛。人以為太陽之症也。誰知是少陽之病乎。夫傷寒未有不從太陽入者。由太陽而入陽明。由陽明而入少陽者。傳經之次第也。何以初入太陽而即越陽明。而入於少陽耶。人以為陽經之傳也。而孰知不然。蓋少陽之經乃膽經也。膽屬木。木最惡金。人身肺屬金。肺主皮毛。風邪之來。肺金先受。肺欺胆木之虛。即移其邪於少陽。故太陽之症往往多兼少陽同病者。職此故耳。然則此症乃二經同感。而非傳經之症也。治之法似亦宜二經同治矣。而又不然。單治少陽而太陽之病自愈。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陳皮一錢。黃芩一錢。神麴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熱止。二劑而腹不痛。頭不疼。而口亦不苦矣。此方即逍遙散之變方也。何以用之以治傷寒。有如此之神乎。不知病在半裏半表。

之間逍遙散解散實奇。表裏之邪既解而太陽膀胱之邪又何能獨留。況方中原有茯苓白朮以利腰膺而通膀胱之氣乎。余所以止加神麴黃芩少解其胃中之火以和其脾氣而諸症所以盡除也。此病用舒薄荷二錢白芍五錢甘草八分黃芩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五錢桂枝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熱口渴謔語時而發厥人以為熱深而厥亦深也疑是厥陰之症誰知是太陰之症乎。夫太陰脾土也脾與陽明胃經為表裏表熱而裏亦熱此乃胃邪移入於脾經也。此等之症最危最急蓋人生以脾胃為主脾胃盡為火邪所燄而腎水有不立時熬乾者乎。治之法急宜救脾胃矣。然而救脾則胃火愈熾救胃則脾土立崩此中之消息最難然則終何以救之乎。亦速救夫腎水之乾枯也方用元參三兩甘菊花一錢熟地一兩生地更妙。麥冬一兩芡實五錢水煎服此方名為救枯丹。用元參以散其脾胃浮遊之火甘菊花以消其胃中之邪麥冬以滋其肺中之液助熟地以生其腎中之水庶幾滂沱大雨自天而降而大地焦枯立時澆渥又何旱魃之作祟乎。又恐過於汪洋加入芡實以健其土氣而又仍是腎經之藥則脾腎相宜但得其灌溉之功而絕無侵凌之患此立方之所以神也。故一劑而謔語定再劑而口渴渴除三劑而厥亦止而身亦涼也。此等之症世人未知治法即仲景張使君亦未嘗談及天師因鐸之請特傳神奇治法以為傷寒門中之活命丹也。此症用清

一冬月傷寒大汗而熱未解腹又痛不可按人以為邪發於外未盡而內結於腹中乃陽症變陰之症也。余以為不然夫傷寒而至汗大出是邪隨汗而盡出宜無邪之在中又何至有腹痛之生此乃陽氣盡亡陰氣盡洩腹中無陰以相養有似於邪之內結而作痛此陰陽兩亡之急症不可不知也。夫痛之可按為虛不可按為實何以此症不可按而又以為虛乎不知陰陽兩亡腹中正在將絕之候不按已有腹痛難忍之時況又按而傷其腸胃安得不重增其苦所以痛而不可按也。如遇此等之症急不可緩方用急救陰陽湯用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當歸四錢熟地一兩甘草一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腹痛頓止身熱亦解而汗亦盡止矣。此方用參芪以補氣使陽回於陰之內用當歸熟地以補血使陰攝於陽之中用白朮甘草和其腸胃而通其腰膺使陰陽兩歸於氣海關元則亡者不亡而絕者不絕也。倘認是陽症變陰純用溫熱之劑加入肉桂乾薑附子之類雖亦能回陽於頃刻然內無陰氣陽回而陰不能攝亦旋得而旋失矣。此症用清

人參當歸熟地各一兩

甘草二錢附子一片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大汗熱解腹微痛腰不可俯仰人以為邪在腎經未出欲用稀養丸加防已治之而不知非治也此乃發汗亡陽陽虛而陰不能濟之故也夫陰陽原兩相根也陰根於陽無陽則陰不能生陽根於陰無陰則陽不能化此症因汗泄過多陽氣無多而陰又自顧不遑不敢引陽入室而陽無所歸之途故行於腹孤陽無主而作痛矣腎中之陰又因陽氣不歸而孤陰無伴不敢上行於河車之路故腰不可俯仰也方用引陽湯治之杜仲一錢山藥五錢甘草一錢茯苓二錢芡實三錢人參三錢肉桂三分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腹痛止再劑而腰輕三劑而俯仰是釋矣此方妙在助陽氣之旺矣而不去助陰氣之微蓋陰之所以杜陽者欺陽氣之衰矣譬如夫婦和合豈忍永絕夫良人因其夫不慎與外侮相爭焦頭爛額狼狽逃回因羞變怒故杜絕而不許入房倘其夫得良朋之資益捆載而歸見黃金之多有不色變者乎吾知必開門而笑迎之矣予所以單助陽而不去助陰者實有鑒於斯也倘用稀養防己以重損其陰陽則夫貧而婦亦貧彼此成仇有終身反目不成為廢人者幾希矣此症清陽湯亦可杜仲二錢山藥二兩甘草一錢人參五錢白朮五錢破故紙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大汗氣喘不能息面如硃紅口不能言呼水自救人以為熱極欲用白虎湯以解其陽明之火也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戴陽之症乃上熱而下寒也若用白虎湯雖多加人參下喉即亡矣方用八味地黃湯半勛大鍋煎湯恣其渴飲必熟睡半日醒來汗必止氣必不喘面必清白口必不渴矣其故何哉蓋此症原不宜汗而汗之必致大發其汗汗既大出而陽邪盡洩陽氣盡散陰亦隨之上升欲盡從咽喉而外越以皮毛出汗而陰氣奔騰不得盡隨汗泄故直趨咽喉大路不可止遏矣陰既上升陽又外泄不能引陰而回於歸源陽亦隨陰而上而陰氣遂逼之而不可下故氣喘不能息也且陽既在上火亦在上者勢也況陰盡在上升則腎宮寒極下既無火而上火不得歸源故泛炎於面而作硃紅之色也上火不散口自作渴呼水自救者救咽喉之熱而非欲救腸胃之熱也夫實熱多成於胃火而胃熱之病必多號叫狂躁之狀今氣雖喘息而胃口欲言語而不得非虛熱而何此真所謂上假熱而下真寒也八味地黃湯妙在補水之中仍是補火之藥下喉之時火得水而解入胃之後水得火而甯調和於上下之間灌注於肺腎之際實有妙用也夫發汗亡陽本是傷氣也何以治腎而能奏功而不知亡陽之症內無津液以致內之沸騰我大補其真陰則胃得之而息其燭胃火

一息而腎之關門開矣。腎之關門閉而胃之土氣自生。胃之土氣生而肺金之氣有不因之而得養者乎。肺氣一生自然清肅之令行。母呼子歸。同氣相招。勢必下引腎氣。而自歸於子舍矣。腎氣既歸而腎宮之火又有溫和春色以相薰。又得汪洋春水以相育。則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悅。故能奏功之神且速也。此近火湯治神熟地三兩山萸肉一兩肉桂三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厥。面青手冷。兩足又熱。人以為直中陰寒也。宜用理中湯治之。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肝氣邪鬱而不散。風邪在半表半裏之間也。若用理中湯治之。必然發狂而死矣。夫直中陰寒之症。未有不從足而先冷者也。今兩足既熱。其非直中肝經明矣。夫邪既不在肝經。似乎不可徑治肝經矣。然而邪雖不在肝經之內。未嘗不在肝經之外矣。邪在門外。與主人何與。而忽現發厥。面青手冷之症耶。不知震隣之恐。亦有警惕之心。豈賊在大門之外。而主人有不張皇色變者乎。勢必手執鎗刀。而思禦侮之策矣。故此時而能登高號召。或勸諭高呼。賊人知內有防護之人。外恐有應援之士。自然易於解散。潛迹遁逃矣。倘用理中湯。是用火攻以殺賊。賊未擒燒。而房舍先焚。賊且乘火而突入於中庭。必至殺主人而去矣。然則治之法。用小柴胡湯加減以散其半表半裏之邪。而肝氣自安。外邪化為烏有。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當歸一錢。五分。黃芩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手溫。再劑而厥止。身熱盡除。而面青自白矣。

一冬月傷寒。身熱汗自出。惡寒而不惡熱。人以為陽明之症也。欲用石膏湯治之。而不知此症非陽明之病也。夫人以為陽明之餘熱未解也。而予以為不然。夫譫語雖屬胃熱。然胃熱譫語。其聲必高。拂其意必怒。今但譫語而低聲。非胃熱也。但既非胃熱。何以口中作渴。欲飲水以自救耶。然口渴飲水。水不能化。痰上壅。反直走膀胱。而小便自利。其非胃熱又明矣。夫陽明火盛多致發狂。今安然欲臥。豈是胃熱之病。但既不是胃熱。何以譫語口渴之不解。至於五六日而猶然耶。不知此症乃心虛之故也。心虛則神不守舍。而譫語。心虛則火起。心包而口渴。夫心與小腸相表裏。水入心。而心即移水於小腸。故小便自利也。治之法用茯苓五錢。麥冬一兩。丹皮二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劑而譫語止。二劑而口渴除。身之熱亦解矣。此方名為清熱散。用麥冬以補心。用茯苓以分消火熱。用柴胡。丹皮。甘草以和解其邪氣。心氣足而邪不能侵。邪盡從少陽以泄出。而心中甯靜。津液自生。故渴除而腎氣上交于心。而臥自長。亦不思臥矣。倘疑為胃熱。或用白虎。或用青龍之湯。鮮

不敗矣。亦可解湯。

茯神三錢 麥冬五錢 元參一兩 柴胡一錢 甘草三分 炒棗仁二錢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至五六日。往來寒熱。胸脇苦滿。或嘔或吐。或渴或不渴。或煩或不煩。人以為少陽之病也。宜用小柴胡湯和解之。夫小柴胡湯治少陽邪之聖藥。用之似乎無不宜也。以少陽居于表裏之間。邪入而併于陰。則寒邪出而併於陽。則熱。故疾結于胸而苦滿。欲吐不吐。欲渴不渴而煩悶生矣。用柴胡湯以解之。自易奏功。然而止可一用。而不可常用也。其故何哉。蓋少陽胆木最喜者水耳。其次則喜風。柴胡風藥得之則解。慍然日。以風藥投之。雖枝葉條達。而終有乾燥之虞。一旦以大雨濟之。則鬱鬱忽忽。其扶疎青翠為何如耳。故用柴胡湯之後。必須用補水之劑以濟之。方用濟生湯。熟地五錢 元參五錢 麥冬三錢 山茱萸一錢 山藥三錢 茯苓二錢 白芍三錢 柴胡五分 神麴三分 竹茹一圓 水煎服。一劑而煩滿除。再劑而寒熱止。三劑而前症盡失也。此方多是直補腎水之味。直補其胆木之源。則胆汁不枯。足以禦邪而有餘。況又加入白芍。柴胡仍散其半表半裏之邪。安得不收功之速乎。倘疑傷寒之後不宜純用補腎之藥。恐胃氣有傷。難以消化。不知少陽之症。由太陽陽明二經傳來。火燥水涸。不但肝汁為邪所逼。半致熬乾。而五臟六腑盡多炎燥。是各經無不喜盼霖雨。非惟少陽胆木經而喜水也。然則用補水之藥。正其所宜。又何至有傳隔之虞哉。此症用和陽散亦妙。 柴胡一錢 白芍一兩

生地五錢 元參三錢 麥冬二錢 茯苓二錢 竹茹一圓 白芥子一錢 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發熱至六七日。晝則了了。夜則譫語。如見鬼狀。按其腹則大痛。欲死。人以為熱入血室也。而不知非止熱入血室也。雖亦因經水適來。感寒而血結。故成如瘧之狀。然而未傷寒之前。原有溼熱化血。包其食而為瘧母也。論理小柴胡湯為正治。然而小柴胡湯止能解熱。使熱散於血室之中。不能化食。使食消於血塊之內。予有一方最神。治熱入血室。亦正相宜。可同治之也。方名兩消丹。用 柴胡二錢 丹皮五錢 蟹甲三錢 山查肉一錢 枳殼五分 炒梔子二錢 甘草一錢 白芍五錢 當歸三錢 桃仁十粒 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鬼去。譫語亦止。腹亦安然。杳無寒熱之苦矣。蓋此方既和其表裏。而血室之熱自解。妙在用蟹甲盡攻於血塊之內。以清其宿食。所為直搗中堅。而瘧母何所存立。以作祟乎。服吾藥。實可作無鬼之論也。此症用清白飯治之亦妙。 丹皮三錢 柴胡二錢 前胡二錢 白芍一兩 蟹甲五錢 人參一錢 半夏一錢 甘草一錢 青皮二錢 炒梔子二錢 茯苓三錢 當歸三錢 以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項背強幾幾汗出惡風服桂枝加乾薑治之而不愈人以爲太陽陽明合病舍前而又將用何藥以治之而不知不可執也夫太陽之邪既入陽明自宜芤治陽明不必又去顧太陽也況於葛根湯中仍用桂枝以祛太陽之邪乎是太陽之邪輕而陽明之邪重矣方用竹葉石膏湯以瀉陽明之火而前症自愈但不必重用石膏也余定其方 石膏三錢知母八分半夏一錢麥冬三錢竹葉五十片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止再劑而項背強幾幾之毒盡去而風亦不畏矣倘必拘執仲景方法而仍用桂枝加葛湯雖病亦能愈而消燦津液亦多矣予所以更示方法使治傷寒者宜思變計而不可死於古人之文內也 此症用清胃湯亦佳 元參五錢生地五錢知母二錢半夏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頭痛幾幾下利夫頭痛太陽之症也幾幾陽明之症也是二經合病無疑似乎疑兩解其邪之爲得然而不可兩治之也正以其下利耳夫陽明胃土也今挾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其勢欲驅邪而盡入于陰經若不肅治陽明而急止其利則陽變爲陰熱變爲寒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方用解合湯治之 葛根二錢茯苓五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而利止二劑而頭痛幾幾之病頓愈者何也蓋葛根乃太陽陽明同治之聖藥況又加入桂枝原足以散太陽之邪而茯苓不獨分消水勢得桂枝之氣且能獨趨於膀胱夫膀胱正太陽之本宮也得茯苓澹泄而葛根亦隨之同行祛逐其邪盡從小便而出小便利而大便自止矣此不止利而正所以止利不瀉陽明正所以瀉陽明兩解之巧又孰能巧於此者乎此予之所以爲不必兩治而止須一治之也 此症用葛根桂枝人參大妙 葛根三錢桂枝五分人參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六七日後頭疼目痛寒熱不已此太陽陽明少陽合病也而治之法不可合三陽經而統治之然則終治何經而三陽之邪盡散耶夫邪之來者太陽也邪之去者少陽也欲去者而使之歸來者而使之去必須調和其胃氣當胃氣一生而陽明之邪自孤勢必太陽少陽之邪盡趨陽明以相聚而我正可因其聚而啗使之散也譬如賊人分散於四方自然擒勦甚難誘其蟻會於一城而後合圍守固可一舉而受縛也方用破合湯 石膏三錢葛根三錢茯苓三錢柴胡一錢白芍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此方治陽明者十之七治少陽者十之二治太陽者十之一雖合三經同治其實仍肅治陽明也故一劑而目痛愈矣再劑而頭疼除矣三劑而寒熱解矣此皆胃氣生之故而奏功所以甚速也倘不治陽明而治少陽則損傷胃氣而少陽之邪

且引二經之邪盡遁入於陰經反成變症而不可收拾矣。此症陽和石膏五錢葛根二錢白芍二錢麻黃三錢
柴胡一錢甘草一錢天花粉五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五六日吐瀉後又加大汗氣喘不得臥發厥者此悞汗之故人以為壞症而不可治也夫大汗之後宜身熱盡解矣今熱不退而現此惡症與元陽為隣誠哉壞症之不可治也吾欲於不可治之中而施可救之法亦庶幾於不可宜汗之中而救其失汗乎蓋傷寒至吐瀉之後上下之邪必散而熱未解者此邪在中焦也理宜和解當時用柴胡湯調治之自然熱退身涼而無如其悞汗之也今悞汗之後而熱仍未退身仍未涼是邪仍在中焦也此時而用柴胡湯則已虛而益虛不死何待乎必須大補其中氣使汗出亡陽仍歸於腠理之內少加柴胡以和解則轉敗為功實有妙用也方用救汗回生湯人參三兩當歸二兩柴胡一錢白芍一兩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散二劑而喘定三劑而厥亦不作然後減去柴胡將此方減十分六漸漸調理自無死去此救病之一法也人見人參之多用未必不驚用藥之太峻殊不知陽亡已盡非多人參何以回陽於無何有之鄉尚恐人參回陽而不能回陰故又佐之當歸之多助人參以奏功至於麥冬白芍之多用又慮參歸過於勇猛使之調和於肺肝之中使二經不相戰剋而陽回於陰之內陰攝於陽之中聽柴胡之解紛實有水乳之合也又何必以多用參歸為慮哉。此方用救當歸一兩麥冬一兩人參一錢白芍五錢柴胡五分甘草五分北五味十粒神麴三分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汗吐後又加大下而身熱猶然如火發厥氣息奄奄欲死人以為壞症之不可救矣然亦有可救之法也正以其悞下也夫悞下必損脾胃之氣救脾胃未必非生之道也惟是邪猶未解補脾胃之氣未必不增風寒之勢必須救脾胃而又不助邪之為得耳方用援下回生丹人參五錢白朮一兩茯苓五錢柴胡五錢甘草一錢赤石脂末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瀉止厥定二劑而身熱解口思飲食矣此時切戒不可急與飲食止可煎米湯少少與飲漸漸加入米粒調理而自安設或驟用飲食必變為結胸之症斷難救死也夫同是壞症前條何以多人參而此條少用人參也蓋大汗亡陽其勢甚急大下亡陰其勢稍緩亡陽者陽易散也亡陰者陰難盡也亡陽者偏身之陽皆泄非多人參不能挽回於頃刻亡陰者脾胃之陰盡而後及於腎故少用人參而即可救於須臾此方之妙參朮以固其脾胃腎之氣茯苓以分消其水溼之邪柴胡甘草以調化於

邪正之內。加入赤石脂以收其散亡之陰。所以收功實神。此又救壞症之一法也。此症用神 人參一錢山

莫一兩茯苓五錢薏米五錢甘草五分黃連五分陳皮三分神麴三分砂仁一粒以水煎服之。

一冬月傷寒汗下後。又加大吐氣逆。嘔吐飽悶。胸中痞結。時時發厥。昏暈欲死。謔語如見神鬼。且知生人出入。

此亦壞症之不可救也。然而因悞吐之故。不宜吐而吐。以成此至危之症也。於悞吐之逆。而深思安吐之方。舍

轉氣之法。又將何求乎。方用轉氣救吐湯治之。人參一兩旋覆花一錢赭石末一錢茯苓神五錢水煎服一劑

而氣逆轉矣。另用招魂湯。人參三分茯苓三錢山藥三錢芡實三錢陳皮三分神麴三分麥冬三錢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身涼。神魂甯貼前症盡愈。夫汗下之後。而身熱未解者。此邪在半表半裏也。理宜和

解。乃不用和解而妄用吐藥。邪隨氣湧。氣升不降者。因汗下之後。元氣太虛。又加大吐。則五臟反復。自然氣逆

而不能順矣。氣既逆矣。嘔吐何能遽止。胸中無物。而作虛滿虛痞之苦。以致神不守舍。隨吐而越。出於軀壳之

外。故陰陽人鬼。盡能見之矣。似乎宜先追魂奪魄之為急。而必先轉氣者何也。蓋氣不轉。則神欲回而不能回。

魄欲返而不能返矣。所以先轉其氣。氣順而神自歸也。況轉氣之中。仍坐以定神之品。安得不奏功如響哉。至

於轉氣之後。反用招魂湯者。豈魂尚未歸魄尚未返。而用此以招之乎。而不知非也。蓋氣虛之極。用轉氣之

湯以順之。苟不用和平之劑調之。則氣轉者。未必不重變為逆也。招魂湯一派健脾理胃之藥。土氣既生。安魂

定魄。而神自長處於心宮。而不再越矣。然則招魂之湯。即養神之湯也。此又救壞症之一法焉。更有救逆散

人參一錢茯苓一兩白芍一兩附子一錢麥冬五錢牛膝二錢破故紙一錢水煎服。

一冬月傷寒。身重目不見人。自利不止。此亦壞症之不可救也。然而乃悞汗悞下之故耳。一悞而再悞。較前二

條而更重耳。本不可救。而內有生機者。以胃未經悞吐。則胃氣宜未傷也。扶其胃氣。以四陽助其胃氣。以生陰

未必非可救之又一法也。方用漸生湯。人參一錢白朮五錢茯苓一兩山藥一兩芡實一兩黃芪五錢白芍

五錢甘草一錢砂仁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目能見人。再劑而自利止矣。三劑而身涼體輕矣。此方妙在緩調胃

氣。胃氣生而五臟六腑俱有生氣。自然陽衰者而生其陽。陰衰者而生其陰矣。夫陰陽之衰。與陰陽之絕。原有

不同。壞症乃陰陽之絕。而非陰陽之衰也。陰陽之衰。易於相生。陰陽之絕。難於相救。不知陰陽之道。有一錢未

絕者。皆可再延。此症雖壞。而猶有生氣。是陰陽在欲絕未絕之候。故用參苓芪朮之品。得以回春也。倘陰陽已

絕又安能續之乎。此又救壞症之一法也。行醫者可不審諸。

一冬月傷寒。悞吐悞汗悞下。而身熱不退。死症俱現。人以為必死矣。卽法亦在不救。吾不忍其無罪而入陰也。再傳一起死回生之法。以備行醫者。於無可如何之地。而為追魂奪魄之方。方名追魂丹。人參一錢。茯苓五錢。山藥一兩。附子一分。甘草一錢。生棗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大便止者。便有生機。或汗止。或吐止。三者得一。亦有生意矣。蓋陰未絕。得一相接。則陰陽自能相生。譬如星星之火。引之可以焚山。悞吐悞汗悞下之症。其陽與陰氣。原未嘗自絕也。因悞汗悞吐悞下。而亡其陰陽耳。其陰陽之根。實有在也。故一得相引。而生意勃發。不啻如火之燃也。服之而大便止。是腎陰之未絕也。服之而上吐止。是胃陽之未絕也。服之而身汗止。是五臟七腑之陰與陽而未絕也。又何不可生之有。倘三者皆無一應。是陰陽之已絕。實無第二方之可救也。矣。或問追魂丹方中。純是回陽回陰之藥。而絕不去顧邪者。豈無邪之可散乎。使身內無邪。宜身熱之盡退矣。何以又熱如故也。嗟乎。經吐下汗之後。又有何邪之在身。其身熱之未退者。因陰陽之虛。而為虛熱耳。使早用補劑。何至有變症之生耶。故止須大補其陰陽。陰陽回而已無餘事。不必又去顧邪。苟若顧邪。而用解紛之藥。又安能回陰陽哉。

一冬月傷寒。八九日。腹痛下利。便膿血。喉中作痛。心內時煩。人以為少陰之症也。治之法。不可純治少陰。然而本是少陰之症。舍治少陰。必生他變。將何藥以治之。使治膿血。而用桃花湯也。則心煩者不宜。使治喉中作痛。而用甘桔湯也。則腹痛者不宜。而我以為一方不可全用。而未嘗不可選用也。余乃酌定一方。名為草花湯。用甘草一錢。赤石脂二錢。糯米一握。一劑而腹痛除。二劑而喉痛止。三劑而利亦愈。煩亦安者。何也。蓋少陰之症。乃脾氣之拂亂也。故走於下。而使膿血奔於上。而傷咽喉。今用甘草以和緩之。則少陰之火不上矣。而後以赤石脂固其滑脫。況又有糯米之甘。以益中氣之虛。則中氣不下墜。而滑脫無源而自止。又何必用寒涼之品。以瀉火而化膿血哉。膿血既化。消於烏有。而中焦之間。又有何邪之作祟。使心中煩悶乎。故一用而各症俱痊耳。誰謂桃花甘草之湯。不可選用哉。

一冬月傷寒。一二日。卽自汗出。咽痛吐利。文作。人以為太陰之病也。而不知不然。此乃少陰腎寒之病。而非太陰陰脾虛之症也。蓋傷寒初起。宜無汗。而反汗出者。無陽以固其外。故邪不出而汗先出耳。此等之症。實似太陰。

以太陰亦有汗自出之條。但太陰之出汗。因無陽而自泄。少陰之出汗。因陽虛而自越也。夫少陰之邪。既不出於腎經。不能從皮毛分散。勢必隨任督而上奔於咽喉。而咽喉之竅甚小。少陰邪火直如奔馬。因竅小而不能盡泄。於是又大行於大腸而下焦虛寒。復不能傳送。以達於肛門。又逆而上冲於胃脘。而作吐矣。方用溫腎湯。人參一錢。熟地一兩。白朮一兩。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止。吐瀉亦愈。咽喉亦除。此症乃下部虛溫。其經可也。用參朮以回陽。用肉桂以助命門之火。則虛火歸經。安於腎臟。又何必更用熟地。以重補其水耶。然而肉桂過於辛熱。雷火之速。未免有助熱之虞。得熟地以相制。則水火有既濟之歡也。

一冬月傷寒。五六日。腹痛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而煩。人以為直中陰寒之症。而不知非也。夫直中之病。乃冬月一時得之。身不熱而腹痛嘔吐發厥者。為真。今身熱至五六日之後。而見前症。乃傳經少陰之症。而非直中少陰之症也。雖傳經之陰症。可通之以治直中之病。而辨症終不可不清也。此等之症。自然宜用白通加豬膽汁湯治之。夫本是陰寒之症。何以加入人尿。膽汁之多事。不知白通湯乃純是大熱之味。投其所宜。反致相格。而不得入者。豈藉人尿。膽汁為導之物乎。正因其陰盛格陽。用之以從治之。為得也。蓋違其性。則相背。而順其性。則相安。然此等之症。往往脉伏而不現。服白通湯。而脉暴出者。反非佳兆。必緩緩而出者。轉有生機。又是何故。以病是真熱。藥乃假寒。亦取其相畏而相制。原有調劑之宜。不取其相爭而相逐。竟致敗亡之失也。

一冬月傷寒。四五日後。腹痛小便利。手足沈重而疲。或咳或嘔。人以為少陰之症也。宜用真武湯救之。是矣。然而其所以用真武湯之故。世人尚未知也。我今暢言之。四五日腹中作痛。此陰寒入腹而犯腎也。此時而小便自利。則膀胱尚有腎氣之相通。可以消寒邪。而從小便中出。倘小便不利。則膀胱內寒無腎火之象矣。火微又何以能運動於四肢乎。此手足之所以沈重而作痛也。火既不能下通於膀胱。引寒邪之下。去勢必上逆而為咳。為嘔矣。真武湯補土之藥也。土健而水不能泛濫。而作祟。仲景製此方於大中。補土土熱而水亦溫。消陰攝陽。其神功有不可思議者矣。

一冬月傷寒。四五日後。手足逆冷。惡寒身踈。脉又不至。復又躁擾不甯。人以為少陰陽絕之症也。而不知不止陽絕也。陰亦將絕矣。蓋惡寒身踈。更兼脉不至。陽已去矣。陽去而不加躁擾。則陰猶未絕。尚可回陽以攝之也。今既躁擾不甯。是基址已壞。又何以回陽乎。雖然。亦未可竟棄之也。凡人有一息尚存。當圖救援之術。以人之

陰陽未易遽絕也。有一錢之陽氣未泯。則陽可救。有一錢之陰氣未泯。則陰可援也。陰陽有根。原非後天有形之物。實先天無形之氣也。補先天之氣。而後天之氣不期其續而自續矣。方用附參湯救之用。人參一錢。附子二錢。水煎服。往往有得生者。雖此方不能盡人而救之。然而既有此症。甯使用此方。而無濟於生。不可置此方而竟聽其死也。況人參能回陽於無何有之鄉。而附子又能奪神於將離未離之際。使魂魄重歸陰陽。再長原有奇功。烏有先存必死之心。豫蓄無生之氣哉。吾願行醫者。於是方而留意焉。

一冬月傷寒六七日。經傳少陰。而息高。人以爲太陽之症未除。而作喘。而不知非也。夫太陽之作喘。與少陰之息高。狀似相同。而實殊。太陽之喘。氣息粗盛。乃邪盛也。少陰之息高。氣息緩緩而細小。乃真氣虛而不足以息。息若高而非高也。故太陽之喘。宜散邪而少陰之息高。宜補正其故何也。因少陰腎宮火虛。腎氣不能藏於氣海之中。乃上奔而欲散。實至危之病也。宜用朝宗湯救之。人參一錢。麥冬三兩。熟地三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一兩。破故紙一錢。胡桃一枚。水煎服。一劑而息平。再劑而息定。此乃純用補氣填精之藥。不去治息。而氣自歸源者。氣得補而有所歸也。譬如敗子。將田園消化無存。逃出於外。豈不欲歸家哉。實計無復之耳。倘一旦驟獲多金。貧兒暴富。自然歸耀鄉里。尋舊居而新堂構。招故僕而炫粧資。又甯肯乞食於朋儕。呼援於戚黨哉。或曰。下寒則火必上越。此等之息高。獨非腎氣之虛寒乎。何以不用肉桂引火歸源耶。嗟乎。腎氣奔騰。實因腎火上冲所致。然而不桂附者。實亦有說。腎火必得腎水以相養。不先補腎水而遽助腎火。則火無水濟。而龍雷必反上升。轉不能收息於無聲矣。吾所以先補水而不急補火也。況故紙亦是補火之味。更能引氣而入於氣海。又何必引桂附之跳梁哉。

一冬月傷寒頭痛。偏身亦疼。宜用麻黃湯以發汗矣。倘元氣素薄。切其尺脉遲緩。雖是太陽正治。而不可輕用麻黃以汗之也。人以爲宜用建中湯治之。以城郭不完。兵甲不堅。米粟不多。宜守而不宜戰耳。然建中湯只能自守。而不能出戰。且賊盛圍城。而城中又有奸細。安能盡祛而出之。然則當用何法以治之乎。不知症是太陽傷營之病。舍麻黃終非治法。用麻黃之湯。加入人參一兩治之。則麻黃足以散邪。而人參足以助正。庶攻補兼施。正既不傷。而邪又盡出也。或謂既是麻黃之症。不得已而加用人參。不識可減其分兩乎。不知元氣太虛。非用參之多。則不能勝任。故必須用一兩。而後元氣無太弱之虞。且能生陽於無何有之鄉。可以禦敵而非難。可以

逐北而無恐矣。倘不加人參於麻黃湯中，則邪留於胸中，而元氣又未能復，胡能背城而一戰乎？或曰：既然元氣太虛，直用人參可矣。何以又用麻黃？似麻黃之斷不可少，得母以麻黃為君，耶嗟乎！以麻黃為君，而以人參為佐使，必致債事。今用參一兩，而麻黃止用一錢，是以人參為君，而麻黃為佐使，正正奇奇，並而用之，此兵道可通醫道也。

一冬月傷寒，吐下汗後，虛煩脉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痛，氣上冲咽喉，頭眩，胃經脉動惕者，必成痿症。人以為太陽之壞症也。然而不止太陽之壞也。傷寒經汗吐下之後，症現虛煩者，虛之至也。况脉又現微，非虛而何？宜乎有各症之見矣。夫痿症責在陽明，豈未成痿症之前，反置陽明於不治乎？治陽明之火，宜用人參石膏湯矣。然既經汗下之後，石膏峻利，恐胃土之難受，火未必退，而土先受傷，非治之得也。方用青蒿防痿湯。人參一兩，青蒿五錢，半夏一錢，陳皮五分，乾葛一錢，連服二劑，胃氣無傷，而胃火自收，諸症漸愈，而痿症亦可免也。蓋此症不獨胃火沸騰，而腎肝之火亦翕然而起。青蒿能去胃火，而能散腎肝之火也。一用而三得之。然非用人參之多，則青蒿之力微，不能分治於臟腑。尤妙在佐之半夏、陳皮，否則痰未能全消，而氣不能遽下，痞硬脇痛之症，又烏能盡除哉？然而青蒿瀉胃火，尚恐勢單力薄，復佐之乾葛，以共瀉陽明之火，則青蒿更能奏功。况乾葛散邪而不致十分散氣，得人參以輔相，青蒿尤有同心之慶也。

一冬月傷寒，譫語發潮熱，以承氣湯下之，不應脉反微澀者，是裏虛也。仲景張公謂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豈承氣湯之固不可用乎？夫既以承氣湯下之矣，乃不大便，是邪盛而燥乾津液，故脉澀而弱也。非裏虛表邪盛之明驗乎？倘攻邪而邪未必去，而正且益虛，故難治耳。然終以何法治之乎？當此之時，不妨對病家人說：此症實壞症也。予有一法，可以相救，但可望回生，而不能信其必生也。病家請治，則以人參大黃湯治之。人參一錢，大黃一錢，水煎服一劑，得大便而氣不脫，即生。否即死矣。苟大便而氣不脫，再用人參一錢，陳皮三分，甘草三分，白芍一錢，煎湯與之二劑，而可慶生全也。

一冬月傷寒，發熱而厥，厥後復熱，少熱多病當愈。既厥之後，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厥多熱少，病皆進也。夫厥少熱多，邪漸輕而熱漸退也。傷寒厥深而熱亦深，何以厥少而熱反深乎？此蓋邪不能與正相爭，而正氣反凌邪而作祟也。譬如賊人入家，與主人相關，賊不敵主，將欲逃遁，而主人欺賊之懦，愈加精神，呼僕從之奮勇，斗